



太阳寨之光

张斌

位于陕西省紫阳县向阳镇境内的太阳寨，是个很奇特的地方。她东临大河，河为任河，是罕见的自南向北，又自西向东而流的倒流河。她西临沟壑，装下了村庄和集镇。地形更不同凡响，先是大面积的缓坡，上升到与四周群山相等的高度却突兀而起，一峰独立，像是在平地上建起的炮楼，太阳寨就在这山峰之顶。

地势险峻自不用说，这样独特的地理结构，使这里成为群山中最早享受阳光照耀的地方，也是日照时间较长的地方。太阳寨可能就是这样得名吧？

我到太阳寨，不是旅游，也不是休闲，我是被她的另一种光芒吸引而来。这里不仅是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也是革命思想最早传播的地方，几乎每一条山路，每一道河湾、甚至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红色故事，是一方红色的热土。这里走出了一位位革命志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923年，在党的三大前夕，从太阳寨外出求学的江文年，在北京朝阳大学入党，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520名党员之一，他领导北京洋车工人罢工运动，成为李大钊同志的重要助手。

1928年，家住太阳寨东南方大坝

塘的朱茂青入党。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参加驱逐军阀校长的斗争，多次被捕，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入党，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通过书信，向家乡父老乡亲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太阳寨成为最早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光芒的偏远乡村之一。

1930年，活跃在四川北部的川东游击队李家俊部，为了开拓苏区，用竹子制成长约三十厘米的标语牌，写上“赤化川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成捆成捆地投入任河，顺河而漂，宣传革命思想。在任河下游的太阳寨一带，人们争相打捞，接受革命思想。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壮观、最为独特的宣传方式之一，史称“红色漂子”。此后，任河流域爆发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

1934年，太阳寨贫苦农民余振龙背着盐巴找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在柞水参加红军，跟随红十五军团转战陕北，演绎出大巴山版的“潘冬子的故事”……

更为传奇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太阳寨的人民群众全力营救中共安康地委领导人不畏艰险排除万难的故事。

那是1940年5月，离太阳寨二十里外芭蕉口小学的安康地委机关遭到

国民党破坏。敌人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一时风声鹤唳。地委书记刘彬彬、组织委员刘华翻过学校后墙，向太阳寨方向转移，他们在学生王再德的帮助下，躲进了王家院子。刚刚休息一会儿，保安团就追捕而至，并命令团丁搜山。王再德带着他们迅速向太阳寨西北方向转移，刚跑出一公里路，在瓦厂梁上遭遇四名团丁拦截，好在这里是三岔路口，三人迅速向另外两条路上奔去。团丁一路追捕，子弹从他们耳边呼啸而过。突然，天下起了暴雨，山间路滑，团丁无可奈何，只得收枪收队。三人脱险了。然而，刘彬彬与刘华就此走散，刘彬彬因雨后路滑摔至崖下，腿脚受伤，艰难向山上爬行。

这是最险峻的山崖，他爬行一整夜才爬一里多路。刚刚上到小路，就被一本本地保丁发现，送到附近油房弯保长陈永安家里。而陈永安是心向共产党的开明士绅，简单包扎了刘的伤口，安排吃饭后叮嘱保丁将刘秘密送到王再德家里，不许报告当局。到王家后，王再德的母亲迅速将刘藏匿起来，并给保丁一担包谷，嘱咐他不许声张。虽然作了打点，但王母仍然提心吊胆。王家人轮流放哨。好在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罗功远已秘密派人联系了时任伪乡长的开明士绅朱鹤年，朱鹤年是中

共党员朱茂青的堂弟，多年来受到堂兄书信教育，非常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迅速联系王再德，将刘彬彬秘密护送到镇巴县养伤。两个月后，刘彬彬、刘华分别带领转移到此会合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奔赴延安，安全脱离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寒来暑往，花开了又一茬，草长了一轮又一轮，枪声已远去，硝烟也已散尽，而山间小路上似乎仍然有志士足迹的余温，小路承载着党和群众的鱼水之情，如一本厚重的史书，似乎可以解读中国革命胜利的秘密。

太阳寨不仅是太阳照耀最早的地方，也是党的光芒最早照耀的地方。在这个神奇的地方，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几十年来传颂着一桩又一桩党员和群众鱼水情深的故事。

2019年11月14日，太阳寨下天生桥村党支部书记赵功习，在决战脱贫攻坚道路上殚精竭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1月18日，向阳镇天生桥村委会为赵功习举行悼念活动，全村600多人自发前来，送这位为他们献出生命的村支书最后一程。

如今，太阳寨下的几个村都脱贫致富，太阳寨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人们到这里欣赏自然美景，追寻红色记忆，体验小康生活，太阳寨的光芒更加灿烂，更加迷人。



1998年夏，原安康市体委（汉滨区体委前身）在原体育场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体育彩票开奖大型活动，奖品有奥拓牌小轿车、摩托车、彩电、冰箱，还有高达十万元的奖金，数千人聚集在体育场里争相购买彩票。在开奖的第一天，还请来了西安话剧院曾扮演过毛主席的张克遥和扮演过蒋介石的许道临两位著名演员前来助阵，安康武警部队的战士在台上守护着那一捆捆堆起来的人民币，维护现场秩序。

吴定国 摄

老照片

我和首届西安医科大学安康校外班的事儿

王永堂/口述 谢可芝/记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安康地区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特别是广大山区农村卫生人才匮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陕西省卫生厅的支持下，1986年西安医科大学与安康地区行署协商决定以联合办学的形式，在安康地区卫校开设西安医科大学外医专班。

1986年4月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后，9月首届西安医科大学安康校外班开班，在安康地区招了20名学生。

9月的安康，天高云淡，秋风送爽。首届西安医科大学安康校外班开学典礼隆重举行。这个开学典礼举办场所既没有在教室也没有在大礼堂，而是在安康地区卫校的校门前。校门上方悬挂着“西安医科大学安康校外班开学典礼”的横幅，典礼由时任校长张珍林主持，还特别邀请了当时的西安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理事李同良致辞，地区行署主管文教卫生的专员也在现场。大家都站在校门前，聆听李同良的讲话。李同良是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教授，开宗明义，直接点题，从悬挂的“西安医科大学安康校外班”横幅讲起，层层逻辑推理。他讲到

西安医科大学与地方政府和有条件的卫校共同办学是一条有效途径，是针对某一区域而实施的一种教育，力求探索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能够为广大基层以及农村社区，培养一批下得去、留得住、能扎根的专门人才。其主要特点是，以社区为定向课程设置，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分配”的制度。强调三方面必须明确，应承担的职责，协力进行教学改革，确保医专的教学质量……”就开办西安医科大学安康校外班的重要性而言，李同良讲了一个多小时，字字珠玑，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学校决定由严庄担任“西安医科大学安康校外班”办公室主任，我担任副主任兼班主任。首届20名学生来自安康十大县，那时高等院校还没有扩招，他们高考时的成绩离不开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只差一点，按照现在扩招的分数，他们完全可以上重点大学。

首届医专班，首先要保证教学质量，医学基础课主要是西安医科大学的教师承担。我身兼三任，办公室主任、班主任兼干事，迎来送往，经常晚上过去火车站，接送从西安过来给学生上课的教师，安排食宿等。记得有一次，西安医科大学教生理的一位女教授，住在卫校家属属里的一个小套间里，天气转凉，感冒了，不想买东西，我让我爱人在家熬稀饭，炒可口的菜送过去，年过半百的女

教授很是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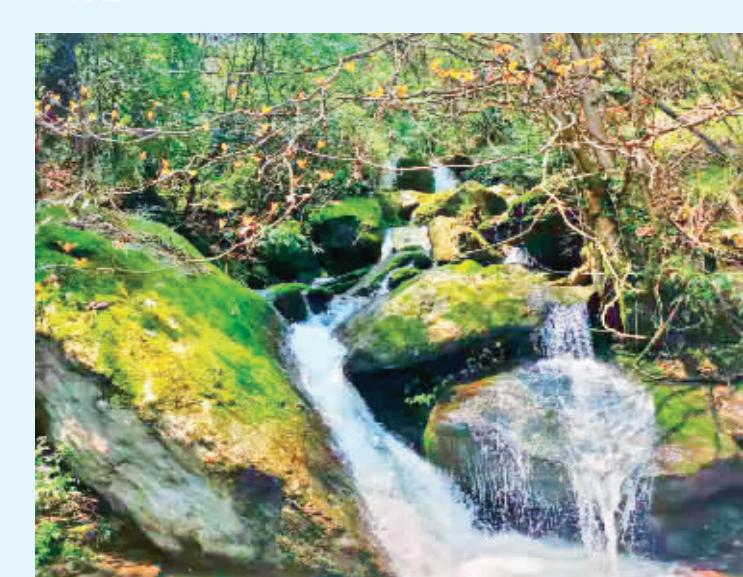
慢慢地，我和班上的20个同学也相处得越来越融洽。对同学们，我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规定上课必须在教室，不许缺课，上自习可以在阅览室，可在教室，不许出外。生活上处处关心，节假日在外县的不能回家的同事就在我们家里改善一下生活。连我的爱人对这20个同学的名字也能一个一个叫出来。他们为安康医专办学开了一个好头，为以后他们的大科医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9年7月，首届西安医科大学安康校外班学生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奔赴安康十大县。他们这20个同学大多出色，大多优秀。其中好几个都曾担任地市医院、职业技术学院的领导职务，大部分成为当时地县市医院的业务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千人档案
(系列之十六)



林江/摄



南山溪



时雨水满育新秧

化龙山“三牛”

严共昭

“他们”被选调到化龙山自然保护区后，林场场长在职工大会上说：“我们失去了‘三条牛’，但牛的精神，咱们不能丢！”

说他们是“三牛”，是因为他们干起事来都有一股“牛”劲儿。他们在林场是“三牛”，在保护区依然“牛”气冲天。

排名不分先后，先说“二牛”吧。刘平体格壮实，手膀子和腿杆子几乎一样粗，壮实如牛。林场工作期间，动植物学专家、学者来林场科考，都是他带路，他也因此爱上了动植物识别，把带路当做学习的机会，渐渐地只有刘平能带路了，因为他知道那些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的名字和分布区域。专家或者摄影师来了，带路毫无疑问依然是刘平的事，他背起干粮和大家的行李，默默走在最前面，被媒体称为“大山里的背包客”。

刘平似乎永远不会疲劳，记得一次巡山归来，大家都是又累又饿。就在这时，来了个采标本的专家要请他带路，他二话没说起身就走，一去又是三个多小时。我问他，你不饿了啊，“也怪，一进山就不饿了，下山才觉得肚子要断了！”他答道。栽界桩那会儿，一同志返回途中忽然发现衣服界桩上了，他主动提出帮人家去拿，要下山了，再上去往往又是十几公里，同事都说他老实，刘平笑笑：“大家都累了，明天还有活，我跑跑无所谓。”为加快栽界桩进程，我们分组各负其责，我和富安体力相对差了许多，刘平任务完成了，我开玩笑说请他帮忙栽一根，他却当真了，还选了一个最远的。冬雪寒天，摩托车没油了，要去五公里外的加油站加油，刘平起身就走。

一调是件辛苦的事，要体力，要专业，很多参加过一调的人，都望而生畏，因为大家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体力上大都吃不消，可五十出头的刘平参加了，作为保护区参加一调年龄最大的人，他轻松地说，如果有可能，下一次他还要去。

去年秋，我们去换取红外相机存储卡，攀爬四个多小时后到达黑湾口，可河水猛涨淹没了过河的跳石。初秋的寒风啸叫着，落叶打着旋满天飞，咔嚓咔嚓的枯枝断裂声回荡在林莽，我们在河边瑟瑟发抖。刘平挽起了裤脚，趟进了冰寒的河水，把装备送过去后，又把我们一一背过去。

大山给了他太多的快乐，也让他有了太多的痴迷。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如痴如醉了，自然会忘了疲劳甚至饥饿，也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我们保护站的相机是刘平用坏的，因为他离不开相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相机挂在脖子上。植物、动物抑或一滴露水，每一样都让他上心。有时为了拍一只鸟或一只虫子，得像猫一样静静守候半天甚至一天。拍照回来，就对照动植物学教材，开展对比分析。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的刘平已是名副其实的植物识别专家了，从一片叶子、一粒果实、一束花，都能准确鉴定出物种来。目前，他已发现保护区植物新纪录50种，动物新纪录6种，陕西省植物新纪录6种，动物新纪录2种，还发现了新物种化龙山黄堇，他能识别植物两千多种，参加过大熊猫调查等多次科考，无论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还是陕西师范大学的专家，都亲切地称他刘老师。

“大牛”黑瘦黑瘦的，一看就是山里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根本不会想到，他竟然就是“大牛”，因为他一点也不壮实、个子也不高，因年纪最大，所以叫“大牛”。他来保护区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防火监控设备安装。安装监控设备的铁塔，都在化龙山脉的制高点上。安装主峰监控设备时，工人没带图纸，快收工时又发现一包专用螺丝忘了，那一天他三上化龙山主峰。我们上一次主峰，腿几天都硬邦邦动弹不得，可他第二天照样上山。那时，化龙山自然保护区处于筹建阶段，管理局还是租的房子，他总是第一个起床，为大家烧好开水和洗脸水，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出发。

在上竹保护站，苦的差事儿、累的活、远的脚程，他都揽着，只要能给大家分担一点，他都乐意。每到防火季节，荒无人烟的八坪山保护点值班，总是少不了他，一呆就是个月。因为他胆子大，还因为他力气大，去那里值班，冬天要步行，还要背上粮草。野外巡查，当然也是一个人了，所以还要做好长时间不说话的准备，因为没人能说话。

因为他年纪最大，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彭哥或老彭，社区群众还以为彭哥就是他的名字，直到调走后才晓得他叫彭少勇。其实，他也不容易，妻子是个糖尿病病人，还有三个老人需他照料。要求回八仙工作，也是理所当然，可他在上竹一呆就是十年。公休假、节假日，成了他最忙的时候，他要在短短的时间里，洗好一家人的衣服和蔬菜，打扫好里外外，准备、安排好了，才能放心工作。去年，他调回八仙离家近了，再也不用冒着冬雪严寒翻山越岭了，妻子那颗悬着的心也算落地了。说他舍小家为大家大了点，但他无原则服从分配，默默克服家庭困难的举动，让我总是满怀敬意。

“小牛”程玉林，当过兵，与玉树临风的名字不匹配的是他的壮实。三年前，我到曾家保护站，见他早早起床，打扫屋里屋外，为大家准备茶水和洗脸水。我以为是我去了他特殊照顾，后来才知道，他是天天如此，俨然“家庭主妇”。

程玉林GPS玩得烂熟，办公自动化竞赛还得满分，每次巡逻总是冲在前面，看到大家累了，就让大家歇歇，自己去冲刺最后一程。要知道，一个保护站就像一个家，没有家庭主妇就不像家，没有敢于冲在前面的人工作就难以完成。大家都习惯了他在单位时，那种平常而有序的日子。

去年夏季，保护区组织了穿越化龙山的纵深巡护活动，八仙站与曾家站联合开展执法行动，全程40多公里，而且多数地方没路要靠GPS导航，一般人的体力、脚力根本吃不消。这时，大家都想起了他，不约而同地说，要是玉林在就好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正在休假的玉林得知联合行动的消息，放弃休假赶了回来。

他们在茫茫长林丰草中，耕耘着青春年华，也耕耘着幸福和快乐。

点睛 化龙山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安康市水利局、《安康日报·汉江晨刊》联合举办“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向社会各界征稿。参赛作品请发至1739108259@qq.com信箱，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否则稿件无法采用。如图片数量多，请压缩打包发送。谢谢合作！

(策划：吴平 组稿：汪学政 卜一兵)